

“喜欢”与“好き”

謝 平*

1. 引言

动词“喜欢”¹⁾是一个使用频率相当高的词汇,是新汉语水平考试(HSK)一级150个基本词汇之一²⁾,也是日本汉语水平测试最基础级别(“日本中国語検定試験準四級”)500个基础词汇之一。

汉语教科书上通常将“喜欢”解释为“好きだ”,但是“喜欢”与“好き”的用法并不完全一致。比如在介绍兴趣爱好时,日语一般用“Tが好きだ”格式,例如“野球が好きだ”、“ピアノが好きだ”、“服が好きだ”,所以日本学生常常略去动词说成“我喜欢棒球”、“我喜欢钢琴”、“我喜欢衣服”。而有些用了“喜欢”的汉语句子,翻译成“~が好きだ”却显得不自然。比如,“王师傅喜欢养狗”、“王先生喜欢养猫”(『遊びながら学ぶ ハピネス中国語』, p.40),直译成日语的话就是“王さんは犬を飼うことが好きだ”、“王さんは猫を飼うことが好きだ”,但日本学生却普遍觉得不自然。

汉语的“喜欢”与日语的“好き”为什么会产生以上差异呢?本文试从语义功能及搭配特征角度对“喜欢T”与“Tが好きだ”两种格式做比较分析。

* XIE Ping 立命館大学言語教育センター嘱託講師

1) “喜欢”也可作形容词,表示“快乐、高兴”(参见《现代汉语八百词》、《现代汉语词典》释义)。本文主要讨论作为动词的“喜欢”。

2) 参看汉语考试服务网(<http://www.chinesetest.cn>)的新汉语水平考试词汇(2012年修订版)。

2. 语义差异

汉语的“喜欢”与日语的“好き”不论是在语法功能还是语义功能上，都有许多共同之处。从语法上说，作为动词的“喜欢”不仅可以带名词，还可以带动词或动词短语。日语的“好き”虽然不是动词，但其语法功能与“喜欢”相似，不仅可以与名词搭配，也可以与动词或动词短语搭配。比如：

- (1) a. 我喜欢狗。³⁾
b. 私は犬が好きだ。
- (2) a. 我喜欢睡觉。
b. 私は寝るのが好きだ。
- (3) a. 他喜欢在大海中游泳。
b. 彼は海で泳ぐことが好きだ。

同时，两者都可以受程度副词修饰。

- (4) a. 你最喜欢吃什么水果？（『新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中国語 Level1』, p.79）
b. どの果物が一番好きですか？

从语义上说，二者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喜欢”一般被认为是心理动词（胡裕树、范晓主编 1995，邢福义 2000，刘月华等 2001⁴⁾）。《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p.1460）将其定义为“对人或事物有好感或感兴趣”，吕叔湘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1999，p.563）所下的定义也

3) 未标明出处的例句为笔者所造。

4) 刘月华等（2001，p.154）把“喜欢”等心理动词与“病”等动词一起列为状态动词，指出状态动词主要表示“人或动物的精神、心理和生理状态”。

大同小异，认为是“对人或事物有好感”。

“好き”的基本语义与汉语“喜欢”大体一样，被定义为“好くこと”（『広辞苑』第六版）。各个辞典所列第一条词义也大体相仿，比如，『言泉』的第一条释义为“物事を愛好する心持ち”，『広辞苑』（第六版）为“気に入って心がそれに向かうこと”，『明鏡国語辞典』（第二版）也定义为“物事や人が気に入って心が強く引かれる思い”。

但从词性上说，汉语的“喜欢”为动词，而日语的“好き”为“形容動詞”，二者在具体使用时存在一定差异（differences in nuance）。

2.1 主动性与被动性

比较下面两组句子，不难发现，汉语的“喜欢”虽然也表示一种心理情感，但用法与表示心理的形容词并不一样。“喜欢”可带宾语（如例句（5a）），而表心理的形容词可用使令句式表示引起的原因（如例句（5b）、（5c）），“喜欢”的动宾格式与表心理形容词的使令格式不能互换。而日语在表达情感时，连接对象多用格助词“が”。“好き”虽然可以使用表他动性的格助词“を”，但通常用“が”，与其他表心理形容词（比如例句（6b）、（6c））一样，都可以进入“表对象名词 + が + 表心理形容词”格式。

- (5) a. 我喜欢猫。（柯云路《夜与昼》／BCC）
→ #猫让我很喜欢。⁵⁾
- b. 这让我很难过。（韩寒《就这么漂来漂去》／BCC）
→ *我很难过这。⁶⁾
- c. 她恢复得很快，这使我很高兴。（李梦吟《寻找自己》／BCC）
→ *她恢复得很快，我很高兴这。
- (6) a. 私はたいへん猫が好きで十八匹の猫を飼っております。

5) “#”表示句子成立，但与原文意义不同。

6) “*”表示句子不成立。

(BCCWJ-OT)

- b. なぜこんな世の中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のだろう。今の現実が悲しいと思う。(BCCWJ-OT)
- c. 昔のように、三人といっしょに笑っていられることがうれしい。(BCCWJ-NT)

汉语の“喜欢”可以带名词宾语，属于及物动词（transitive verb）。比如例句（5a）的“猫”就是“喜欢”的作用对象。而心理形容词不能带宾语，比如例句（5b）、（5c）的“这”指的是引起心理情感“难过、高兴”的直接原因，并非表示所作用的对象。动词“喜欢”虽然不像“吃、喝、搬、打、买”等动词那样动作性那么强，但“S 喜欢 T”与其他动宾结构一样，宾语部分表示动词产生作用的对象，因而“喜欢”的语义焦点在于主体 S，含有主体 S “接受、感兴趣或积极靠近”等主动性（active）语义。

日语的“好き”则与表心理情感的形容词一样⁷⁾，进入“(Sは) Tが好きだ”格式时，对象 T 实际上是使主体产生“喜欢”情感的诱因，正如许多辞典所定义的，“好き”主要表示的是对象具有吸引力，语义焦点应该在于对象 T，含有主体 S“被 T 吸引”等被动（passive）语义。

“喜欢”语义中所包含的主动性，与“好き”语义中所包含的被动性，是使得汉语的“喜欢”与日语的“好き”不能完全对应的原因之一。比如送完礼物，汉语可以问对方“(您)喜欢吗？”但是日语一般不说“好きですか”，而用有主动性意义的“気に入る”，说“お気に召しましたか”、“気に入る

7) 森田良行 (1995) 在阐述“～は…が+感情を表す形容詞”句式时指出，“自己中心的な視点で事ととらえようとする日本人の思考態度は、「自己」対「対象」の関係として、「～は…が述語」の構文に極めて特徴的に現れる”(森田良行 1995, p.65)。并认为这类句子所表达语义特征是“当の話し手自身によいような感情・感覚、あるいは欲求が自ずと成り立つ状況であること、しかもそのような感情・感覚・欲求などを主張形式で述べる文なのである”(森田良行 1995, p.67)。

ましたか”、“気に入ったか”等等。因此有些“喜欢”，翻译为日语时，使用的不是“好き”，而是“喜ぶ”、“心にかなう”等带有主动义的“他動詞”。比如：

- (7) a. 我立刻就晓得，他也是一伙，喜欢吃人的；便自勇气百倍，偏要问他。（鲁迅《狂人日记》／BCC）
b. わたしは彼が仲間であることにすぐに気がついた。人を食うのを喜ぶのだろうと思うと、勇氣百倍して無理にも訊いてやろうと思う。（井上紅梅訳／青空文庫）
- (8) a.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圣经》（和合本）哥林多前书 13 章 6 节）
b. 不義を喜ばないで真理を喜ぶ。（『口語訳聖書』コリント人への第一の手紙 13 章 6 節）
c. 決して不正を喜ばず、いつも真理を喜びます。（『リビングバイブル』コリント人への手紙 I 13 章 6 節）
- (9) a. 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作他所喜欢的事。（《圣经》（和合本）约翰福音 8 章 29 节）
b. わたしは、いつも神のみこころにかなうことをしているから、わたしをひとり置き去りになされることはない。（『口語訳聖書』ヨハネによる福音書 8 章 29 節）
c. わたしをお遣わしになった方が、わたしといつもいっしょにおられます。私をお見捨てになる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わたしがいつも、その方のお心にかなうことをするからです。（『リビングバイブル』ヨハネの福音書 8 章 29 節）

2.2 対象性と排他性

虽然“喜欢 T”相对应的日语一般为“Tが好きだ”，然而日语在表达同时喜欢两个以上的人或事物时，格助词却不一定能用“が”。

- (10) 私は A ちゃんのことも B ちゃんのことも好きだから、仲間に
入れていただけないとさみしいのでございます！ (BCCWJ-
NT)

若将例句(10)的两个“も”换成“が”，句子则不成立。即使只将前面的“が”换成“も”句子也稍显不自然。

- (10') a. *私は A ちゃんのことが好きで、B ちゃんのことが好きだ
から・・・
b. ?私は A ちゃんのことが好きで、B ちゃんのことも好きだ
から・・・⁸⁾
c. 私は A ちゃんと B ちゃんのことが好きだから・・・

这是因为日语的格助词“が”具有将对象与其他同类分别出来的功能，除非把所有对象并列放在“が”之前使用“AとBが好きだ”格式，才能表示A和B为并列喜欢的对象（如例句（10' c））。因而我们认为“Tが好きだ”具

8) “?”表示句子略显不自然。

有排他性 (exclusive) 9)。

而汉语的“喜欢 T”的 T 部分仅仅表示喜欢的对象或喜欢做的事，在没有附加程度副词、或表模态的修饰语等上下文没有任何语境提示时，不具有比较意义。比如：

- (11) 他喜欢你，也喜欢陈姑娘，……（李凉《骰子混混太子》／
BCC）
- (12) 周恩来喜欢唱歌，也喜欢听歌。（杜修贤等编《红镜头中的周恩来》
／ BCC）

例句 (11) 中的“你”和“陈姑娘”是“他”喜欢的对象，喜欢的程度是否不同，在这个句子中不得而知。例句 (12) 也一样，这个句子所给的信息是，“唱歌”与“听歌”都是“周恩来”喜欢做的事，但二者喜欢的程度是否不同，不得而知。因为汉语没有格助词，若将上述两个例句翻译成日语，存在多种译法。比如：

9) 三上章 (1963, p.197) 认为“は”具有对比性特征，而“が”具有排他性特征。原文如下：

排他的 (他を押しのける) なのはガの方である。兄でなく、母でなく「父が……行った」というときの「父が」こと排他的というにふさわしい。

父は会社に行きました (が、母は在宅しております)

父は会社に行きました (し、母も買い物にでておりますし……)

このような「父は」も、排他的とまでは言えない。対比的と言ったら当たるような用法である。兄でなく、母でなく「父が……行った」と、兄や母とちがって「父は……」との違いである。

五光照雄 (1979, p.186) 在比较“は”和“が”的不同点时，虽然没有使用“排他”字眼，但也有类似观点：

辞「ガ」は、——あるわく組みを前提としてその内に含まれるどれかを問題にするときに使い、辞「ガ」は、——あるわく組みを単独に、外から、これをとらえて問題にするときに用いる。

- (11') a. 彼はあなたのことも好きで、陳さんのことも好きだ。
 b. 彼はあなたのことも陳さんのことも好きだ。
 c. 彼はあなたのことが好きで、陳さんのことも好きだ。
 d. 彼はあなたのことが好きだけど、陳さんのことも好きだ。
- (12') a. 周恩来は歌を歌うことも好きで、歌を聴くことも好きだった。
 b. 周恩来は歌を歌うことも歌を聴くことも好きだった。
 c. 周恩来は歌を歌うことが好きで、歌を聴くことも好きだった。
 d. 周恩来は歌を歌うことが好きだったが、歌を聴くことも好きだった。

这两组日语中,最为接近汉语原句的是 (a) 和 (b),而前一个分句使用“が”的 (c) 和 (d) 含有相较于后者更为喜欢前者的意思。(c) 句表达重点在于前一个分句,后一个分句只是附带说明;而 (d) 虽然使用了表转折的“だけど”或“だが”,使后一个分句成为陈述重点,但由于前者使用了“が”,暗含喜欢前者的程度超过后者之义。可见,日语的“Tが好きだ”的“が”具有排他性,因此不能并列使用两个“Tが好きだ”来表示喜欢程度相同的情况,需要使用“Aも好きで、Bも好きだ”(如 (a)) 或“AもBも好きだ”(如 (b)) 句式来表示。

总之,汉语的“S喜欢T”不具有排他性,仅具有对象性 (objective) 特征,主体 S 与对象 T 之间只有作用与被作用的关系。而“(Sは)Tが好きだ”却具有排他性,含有对象 T 超越于其他同类之义。

“喜欢”的语法特征与动词“爱”一样,都可组成动宾结构,所以都具有“主动性”。但由于“喜欢”语义涵盖幅度大,使用范围广,在没有任何修饰语的情况下,可以用于仅表示“有好感”或“感兴趣”的情况,加上语义只有“对象性”,没有“排他性”,所表达的情感较为模糊。所以中国人在向对方表白时,一般不说“我喜欢你”,而说“我爱你”。因为“爱”

比“喜欢”更能表达真挚深厚的情感。有意思的是，日语的“愛する”是使用格助词“を”的及物动词，而“好き”多用“が”，两者语法特征完全不同。然而日本人在告白时，一般不用“愛している”，而用“好き”。除了“愛している”表示的意思太直接，让含蓄的日本人觉得难以启齿或承受不住等原因以外，笔者认为“好き”所包含的“被动性”与“排他性”语义，自然地突出了对方无可比拟的吸引力，是使“好き”成为日本人告白最佳用语的重要原因之一¹⁰⁾。

10) 不少日本人认为“愛”的感觉应该是在结婚等朝夕相处有了感情基础之后才有的，求爱时使用“愛する”显得夸大不实。比如坂口安吾在《恋爱论》中写道：

実際、今日われわれの日常の慣用においても、愛とか恋は何となく板につかない言葉の一つで、僕はあなたを愛します、などというと、舞台の上でウワの空にしゃべっているような、われわれの生活の地盤に密着しない空々しさが感じられる。愛す、というのは何となくキザだ。そこで、僕はあなたがすきだ、という。この方がホンモノらしい重量があるような気がするから、要するに英語のラヴと同じ結果になるようだが、しかし、日本語のすきだ、だけでは力不足の感があり、チョコレートなみにしかすきでないような物たりなさがあるから、しかたなしに、とてもすきなんだ、と力むことになる。(坂口安吾『恋愛論』／青空文庫)

再比如有个网页讨论向对方表白时该用“好き”还是用“愛してる”，对“愛してる”的看法如下：

いきなり「愛してる」は!?

重いですね……。というよりちょっと怖い？だってほとんど何も知らないでしょう？男子から女子が告白されればそう思うだろうし、女子が男子に愛してるだと突然告白したら、キョトンとされそうです。そのくらい唐突な感じがします。やっぱりよく言われるように日本語は英語の I love you のようにフランクには使えないですね。(マイナビ学生の窓口 <https://gakumado.mynavi.jp/gmd/articles/25307>)

3. 搭配问题

3.1 写实性与隐喻性

对于日语常常省略主语这个现象, 森田良行 (1995) 指出其原因是“「私」を中心に据えて、外界の諸現象を自身の目や心に映る現象として、わが身の側からとらえる発想では、主語は必要ない”(森田良行 1995, p.54), 并指出日语是以谓语为中心(“述語中心の日本語”)。事实上, 日语不仅常常不提示主语, 也常省去其他成分(如 (13a) 不用方位词“上”), 包括表示具体动作行为的动词部分(如 (14a)), 或使用代动词“する”表示(如 (15a))。

- (13) a. 彼は椅子に座る。(中川正之 2013, p.127)
b. ?彼は椅子の上に座る。(同上)
c. 他坐在椅子上。(同上)
- (14) a. 知り合いを何人か、お茶に招こうと思っています。(BCCWJ-OT)
b. 我今天放假, 约朋友来喝茶, 没想到碰到邱小姐。(亦舒《我们不是天使》/ BCC)
- (15) a. 母さん、お茶にするか。(BCCWJ-OT)
b. 我不给您酒, 我们来喝茶吧。(翻译作品/ BCC)

中川正之 (2013, p.128) 将例句 (13a) 的“彼は椅子に座る”与“彼は椅子の上に立つ”进行比较, 分析为何前者不需加方位词“上”而后者需要时指出, 因为“椅子”本来就是坐的地方, 不需再加方位词使之方位场所

化¹¹⁾。借此观点，可以解决例句（14a）、（15a）虽说“喝茶”之事，为何不用“喝”的问题。因为“茶”本来就是一种饮料，加上句中还有其他动词，句子的基本结构不受影响，所以不加具体动词“喝”语义也很明了。

可见日语在语境明确的情况下，谓语的主要部分与表示对象的名词结合后不产生歧义即可，但笔者认为日语可以有这种用法，与格助词的限定功能也有很大关系。名词前后有了格助词就可以使人联想到最典型最常见的情况，比如说“お茶をどうぞ”的“お茶を”可以让人自然联想到“お茶を飲む”，不需说出动词，就已心领神会。因此名词可以“越权”取代具体动词或其他成分。不仅如此，日语有时还可以超越字面意思，说“お茶に行く”，其实喝的不一定是茶，说“お酒に行く”可能是指“去聚餐”。

这些转喻式（metonymy）（比如，“お茶に行く”的“お茶”指“お茶を飲む”）或提喻式（synecdoche）（比如，“椅子”指坐的部分）语言现象在日语中极为常见，可以说日语是一种隐喻性（metaphor）很强的语言。“Tが好きだ”的用法也是如此。汉语一般在“喜欢”后加动词的情况，比如“喜欢吃肉”、“喜欢吃蔬菜”，可是日语却无需加动词，一般说“お肉が好き”、“野菜が好き”。笔者日本谷歌网站上搜索了这两个例子加动词与不加动词的使用情况（2017年12月18日21:30），其结果如下：

お肉が好き 約 1,870,000 件

11) 原文如下：

「椅子」はモノであるから、中国語では「座るトコロ」・「立つトコロ」のいずれも「上」をつけてトコロ化する必要がある。しかし、日本語では「椅子」は「座るトコロ」ではあるが「立つトコロ」ではない。だから「椅子に座る」はよいが、「椅子の上に座る」は変である。逆に「椅子に立つ」は変であるが、「椅子の上に立つ」は自然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る。日本語は中国語よりトコロをさらに小分け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野菜が好き 約 2,150,000 件
お肉を食べるのが好き 15 件
お肉を食べることが好き 11 件
野菜を食べるのが好き 21 件
野菜を食べることが好き 8 件

即使是说热衷的兴趣爱好,也不常用动词,比如“ピアノが好き”、“サッカーが好き”等等,当然从前面所述“转喻法”来看,“ピアノが好き”可以理解为钢琴就是用于弹奏的,所以不加动词也不可能产生歧义。但是“サッカーが好き”对于中国人来说语义则显得较为模糊,因为不知道到底是喜欢踢、还是喜欢看,或是两者都喜欢。

然而汉语却不同,如上述例句(13c)、(14b)、(15b)所示,名词指的只是事物本身,比如“椅子”,如果不加“上”,指的是一个完整的椅子,不能用于指椅子的一个部分。而且“椅子”可以是不同动作的对象,可能指制造的对象,比如“做椅子”的“椅子”,也可能是修理的对象,比如“修椅子”的“椅子”,还可能是敲打的对象,比如“敲打椅子”的“椅子”等等。可见,汉语的名词不像日语,是不能“越权”的,汉语的名词只有在具体动词之后,才能具体表示是什么动作的对象。因此,汉语的谓语动词实际上起到了界定对象的作用。比如,我们说“种茶”、“喝茶”、“采茶”时,虽然宾语都是“茶”,但放在不同动词之后,就可能产生不一样的意义。“茶”只是指茶叶或茶树本体,在没有动词的情况下,不能只表示喝的茶。可以说,汉语句法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各个成分“各尽其职”,极力忠实再现所要阐述事实的全部内容。因此,汉语是写实性(realistic)的,是一种再现度极高(high fidelity)的语言。

3.2 事实优先与名词优先

根据 3.1 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汉语句子构造尽力追求接近事实全过程，表对象的宾语前即使出现两个以上动词，与之搭配的动词也不能省。比如“去吃饭”、“跑回家”、“想喝茶”不能说成“*去饭”、“*跑家”、“*想茶”。但日语的名词如果所具有的一般特性可以使人自然联想到与之搭配的动词，在不影响原有句子的基本构造并使对方可以认知所传达信息的情况下，可以省去包括动词等一些成分，甚至可以用代动词“する”来代替谓语动词。“SはTが+述語”是日语的一种句式，其中“T”为名词性成分，“Tが好きだ”也属于这种句式，所以“が”之前的部分应为名词或者名词化形式。并由此可以推知，“Nが好きだ”是其一般形式，当“NをVことが好きだ”与“Nが好きだ”同时可以成立表达相同语义时，优先使用“Nが好きだ”。

但日语在什么情况下使用“NをVことが好きだ”呢？

- (16) a. お酒が好きだ。
b. お酒を飲むことが好きだ。
- (17) a. 野球が好きだ。
b. 野球をすることが好きだ。
- (18) a. 絵が好きだ。
b. 絵を描くことが好きだ。
- (19) a. 読書が好きだ。
b. 本を読むことが好きだ。
- (20) a. 睡眠が好きだ。
b. 寝ることが好きだ。

例句（16）的两个句子所表达的意义基本一样，但根据名词优先原则一般使用（16a），而加上动词的（16b）变成一种“有标记”（marked）形式，可以产生突出强调“动作反复进行”的效果。例句（17）的两个句子语义有些不同，因为（17a）包含了“看棒球”和“打棒球”等与“棒球”相关

的所有情况，内容较（17b）更为广泛。但若只需泛泛而谈兴趣之时，优先选择（17a），用了动词的（17b）的表达效果与（16b）相同，只有在勤奋练习打棒球并有一定自信时，可能选择使用（17b）。例句（18）的两个句子意义也较为不同，（18a）在没有语境的情况下，除了可以表达喜欢画画儿以外，还可以表示喜欢收藏或欣赏绘画作品。但（18b）的表达效果也与前面的（16b）、（17b）相同，所以在有具体语境不会产生歧义的时候，还是优先选择（18a）。例句（19）、（20）与前面几种情况不同，因为（19a）、（20a）的名词“読書”、“睡眠”并不是动词“読む”、“寝る”的宾语。这两组句子的（a）和（b）所表达的内涵一样，只是（a）句的“読書”和“睡眠”是较为书面语的汉式名词，而“読む”、“寝る”是日式动词，较为口语化。因为例句（19）说的是兴趣爱好，因而用汉式名词与内容更为相称。但是（20）表达的是一种生活习惯或是一种行为倾向，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优先选择贴近口语的动词，而不选择较为生硬的汉式名词。

总而言之，日语是一种隐喻性很强的语言，对象名词属性里可能包含有对象常被施予的某种典型动作，比如“棒球”是一种体育用品，是用来“打”的，因此说“野球が好きだ”通常可以联想到“喜欢打棒球”。加上动词“する”后的“野球をすることが好きだ”则强调了反复进行的动作超出一般情况。因此，引言中所举例子“王さんは犬を飼うことが好きだ”、“王さんは猫を飼うことが好きだ”之所以让日本学生觉得不自然，就是因为这两句突出强调了动作“飼う”，不能用于没有大量饲养的情况。

而汉语不存在例句（19）、（20）的情况，例句（19）、（20）的情况在汉语里只有一种表达方式，就是“喜欢+动宾短语”。而且“喜欢”选择与名词搭配还是与动词或动词短语搭配的原则也较为单纯，因为只有一个原则——“写实优先原则”。就是在叙述时贴近事实，若脑中浮现的情况是动作性的，“喜欢”后面加的就是动词或动词短语，脑子里浮现的若是具体的人或物，则加名词。

上述三组例句（16）～（18）相对应的汉语如下：

- (16') a. 我喜欢酒。
b. 我喜欢喝酒。
- (17') a. 我喜欢棒球。
b. 我喜欢打棒球。
- (18') a. 我喜欢绘画。
b. 我喜欢画画儿。

上述例句在没有具体语境的情况下，跟日语一样，(a)句的意义范围比(b)广；但与日语不同的是，在没有具体场景语境的时候，(b)句并非是对反复进行某个动作的强调。

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动作来确立的，尤其是日常生活相关物品。日语因为有格助词，有时对象名词可以“越权”，省去与之搭配的动词，然而汉语的对象名词却没有“越权”功能。因此，在没有具体语境的时候，所要阐述的对象若不是具体特定的，听起来可能比较模糊，因为弄不清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例句(16')的“酒”与我们的生活非常贴近，用途也很单一，因此(16'a)的外延与(16'b)相差不大。但是例句(17')、(18')的“棒球”、“绘画”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并非天天可以接触之物。“棒球”除了“打”以外，也有可能是“看”的对象，而“绘画”不一定是自己画的，很有可能指“欣赏”或“买”的对象，所以(17')、(18')的(a)句与(b)句意义相差较大。

因此，汉语为了不产生歧义，遵循写实原则，一般都具体说出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即标明主体常常施加于对象事物的动作。

3.3 有情与无情

上文提到，日语的“Tが好きだ”的“T”多为名词。但是许多研究表明，表对象的名词是有情物(animate)还是无情物(inanimate)在语法上所

表現的特征并不完全一样¹²⁾。

- (21) a. 諒子、おれ、前からきみが好きだったんだ。(BCCWJ-OT)
b. 前からきみのことが好きだったんだ。
- (22) a. 私は犬も好きであるが、特に猫が好きである。(宮城道雄『触覚について』／青空文庫)
b. ?私は犬のことも好きであるが、特に猫のことが好きである。
- (23) a. りんごが好きだ。
b. *りんごのことが好きだ。
- (24) a. 私はとても本が好きで、ひとりしていると本ばかり読んでいた。(BCCWJ-OT)
b. *私はとても本のことが好きだ。
- (25) a. 僕は精神が好きだ。しかしその精神が理論化されると大がいは厭いやになる。理論化という行程の間に、多くは社会的現実との調和、事大的妥協があるからだ。まやかしがあるからだ。(大杉栄『僕は精神が好きだ』／青空文庫)
b. *僕は精神のことが好きだ。

上述例句の“君”因为是有情物，不仅可以进入“～が好きだ”格式，还可以进入有标记格式“～のことが好きだ”格式，而例句(22)的“猫”、(23)的“りんご”、(24)的“本”以及(25)的“精神”是无情物，所以只能进入“～が好きだ”格式。

但是汉语可以说“喜欢你”、“喜欢猫”、“喜欢书”；而“我喜欢苹果”只有在对比等特定语境下说，一般说“我喜欢吃苹果”；但像“精神”、“思想”这样的抽象名词，则不能进入“喜欢N”格式。

12) “有情”也作“有生”，“无情”也作“无生”。

那汉语的“喜欢”到底可以直接带什么样的名词性宾语呢？

- (26) 我们都非常喜欢岛津老师。
- (27) 他喜欢兔子。
- (28) 母亲非常兴奋，她从小就喜欢海。（《文汇报》2005.11.7 / BCC）
- (29) 董小宛一向非常喜欢梅花。（刘斯奋《白门柳》 / BCC）
- (30) 我喜欢书，也还喜欢读书，但是病懒，大部分时间荒嬉掉了！（梁实秋《影响我的几本书》 / BCC）
- (31) 这个时候，青海的行政区长官叫马步芳，马步芳是个军阀，他很喜欢音乐。（梁茂春《百家讲坛》 / BCC）
- (32) 沙皇说宝贝儿子没什么嗜好，就是喜欢车。（岑凯伦《幻羽喷泉》 / BCC）
- (33) 看球是90年代，算不上球迷，不知道98年世界杯。正儿八经开始喜欢足球是04年之后，司职左后卫，崇拜马尔蒂尼。（微博 / BCC）

由以上例句可以发现，汉语与日语不同，并不是在“人”与“人以外的物”之间划界。“喜欢”后面可带的名词性宾语种类很多，除了人（例句（26））与动物（例句（27））以外，有自然界的事物（例句（28）、（29）），还有跟兴趣有关的人造之物（例句（30）、（31）、（32）、（33））。但不难发现，这些句子中所有被“喜欢”的对象，都是引起主体“情感上喜悦愉快”、“愿意花长时间共处”的对象。即使是没有意志性的自然之物、人造之物，只要成为一定意义上的“好感”或是“情感交流、精神寄托”的对象，就可以直接进入“喜欢N”格式。

我们把上述没有具体语境时也可以进入“喜欢N”格式的N，称作是“有情”的事物。而“苹果”、“白菜”、“水饺”等入口之食物，因为不能成为“愿意花长时间共处交流”的对象，是“无情”的，通常要在“喜欢”之后加

动词“吃”。“咖啡”、“茶”、“酒”、“烟”等也一样，若非对这些对象有一定程度的“依赖症”，一般进入“喜欢VN”格式。同样，说兴趣爱好时，若只是普通程度的“喜欢”，我们通常使用“喜欢VN”格式，比如，“喜欢踢足球”、“喜欢画画儿”、“喜欢弹钢琴”等等。

当然，如果有具体语境，这些原本需要使用“喜欢VN”格式的“无情物”，也可能省去动词，使用“喜欢N”格式。比如：

- (34) 小女孩目不转睛地望着坐在钢琴前弹奏的小男孩，红嫩嫩的小嘴着迷似的微张着。“喜欢钢琴吗？”小女孩的父亲从未见过女儿如此专注的模样。小女孩黝黑的眼珠抹上亮澄澄的兴奋光采，用力地点了一下头，稚嫩且认真地回答父亲：“嗯！钢琴，还有小哥哥都喜欢！”（陈明娣《嬉戏爱神》／BCC）
- (35) 她喜欢苹果，你喜欢水梨，这就是不同的地方了。（艾雯《青涩的欲望》／BCC）
- (36) 何老从小喜欢读书，但并不乐于做个只会读书的书呆子，他非常喜欢球类运动，乒乓球、足球、网球、篮球都打得很不错。（《人民日报》2003年／BCC）
- (37) 而我仍然不喜欢这种思想。（《时间简史》／CCL）

例句(34)叙述的是一个小女孩看到一个小男孩儿弹钢琴时，十分感兴趣的场面，所以小女孩的父亲问她“喜欢钢琴吗”，此处的“喜欢钢琴”并非指一般意义的兴趣爱好，因为根据上下文可以推测小女孩可能是第一次注意到钢琴。这里的“钢琴”指的是小女孩眼前所看到的所谓钢琴的物体，因而此处不能用“喜欢弹钢琴吗”。例句(35)则表示一种比较，表达焦点不在于动作，而在于两个事物之间的比较，因此动词“吃”可以不说。而例句(36)“喜欢”的宾语“球类运动”，是一个具体说明了类别的集合名词短语，本身就带有比较的意思，因而可以进入“喜欢N”格式。上文提

到的“精神”、“思想”等没有特定意义的抽象名词，不能直接进入“喜欢N”格式，但例句（37）的宾语“这种思想”因为加了“这种”，使之成为特指名词短语，有了特定的意义，所以可以放在“喜欢”后面。

4. 余论

通过以上对“喜欢”和“好き”的基本语义及搭配特征所作的比较分析，可将二者的不同点作如下总结：

喜欢：

- ① 基本格式为“S 喜欢 T”，T 可以是名词性宾语、动词、动词短语（包括动宾短语）。
- ② 语义凸显 S 的主动义（ex. “您喜欢这个礼物吗”），但本身没有突出对象 T 排他性的功能（ex. “他喜欢你，也喜欢陈姑娘”）。
- ③ 搭配基本原则为“写实优先原则”，尤其是在没有比较等具体语境时。引起 S 产生愉悦情感的若是物体本身（N），使用“S 喜欢 N”格式；若是引起 S 产生愉悦情感的是某种反复进行的具体动作行为（V（P）），则使用“S 喜欢 V（P）”格式（包括对物体施加行为的“S 喜欢 VN”格式）。

好き：

- ① 基本格式为“（S は）T が好きだ”，当 T 是名词时，直接进入这个格式；当 T 是动词、动词短语（包括动宾短语）时，在动词后面加“の”或“こと”使之名词化。
- ② 语义凸显 T 的排他性（ex. “君が好き”（歌名））。同时含有被动义，一般不用于突出表示 S 具有主动支配义的情况（ex. 送礼物后一般不问对方“好きですか”）
- ③ 搭配基本原则为“名词优先原则”。即使引起 S 产生愉悦情感的是

某种反复进行的具体动作行为，也多选择“Nが好きだ”格式，也因此使“NをVことが好きだ”成为凸显动作行为反复进行的有标记格式。

事实上，“喜欢”和“好き”之间除了上述不同点外，还存在许多差异。比如，用于表示惯有动作义（派生义）时，“喜欢”的使用范围较“好き”广。

- (38) a. 刘春红喜欢笑，一笑起来让人感觉暖暖的，如同和煦的春风。
(新华社报刊 2004.8 / CCL)
- b. 笑ってた 笑ってた 君が笑うのが好きだった (歌曲『太陽は僕らを照らしてた』)
- (39) a. 这村庄的习惯有点特别，女人生下孩子，多喜欢用秤称了轻重，便用斤数当作小名。(鲁迅《九斤老太》/百度百科)
- b. この村には特別の習慣があって、子供が出来ると秤に掛け、斤目によって名前を付ける。(井上红梅译/青空文庫)

例句 (38a) 的“喜欢笑”、(38b) 的“笑うのが好き”¹³⁾ 虽然语义并不完全一致，但两者皆超出词典所示用法，因为表示的是一种惯有动作，是一种派生用法。汉语用“喜欢”来表示习惯性动作行为并不少见，但日语还并不普遍。例句 (39) 就是一个例子，(39a) 的“喜欢”后面所叙为“村庄女人”常为之事，但这个句子翻译成日语时，无法直接用“好き”来套用。此外，汉语的“喜欢”在表示习惯性动作行为时，不仅可以接积极、中性意义的动词或短语，还可以接续消极意义的词语，比如“哭、骂人、生气、逃课、拖延、摆架子、发牢骚、压抑自己、吃里扒外、打退堂鼓、鸡蛋里

13) 也有不少日语母语者认为“笑うのが好き”或“笑うことが好き”听起来不自然，不合语言规范。

挑骨头”等等。日语也偶见“粗探しが好き”、“文句を言うことが好き”等类似汉语的使用例子，但并不普遍。另外，汉语的“喜欢”甚至可以用于表示意志不能控制的经常性“不良身体反应”，比如“出汗、抽筋、磨牙、掉头发、流鼻血”等等¹⁴。日语的“好き”则无此用法。

除此以外，当T为名词并列短语时，日语的“Tが好きだ”与汉语“喜欢T”的用法亦有差异。

(40) a. 花と緑と音楽が好きだ。(google)

b. 这位土耳其足球“皇帝”是“夜猫子”，他喜欢黑暗的颜色，喜欢音乐。（《厦门商报》／BCC）

日本学生作自我介绍时，常用到类似（40a）的句子，虽然这样的句子也有日本人觉得听起来别扭，但不能否认这种用法已被大部分日本人所认可。但汉语的并列名词短语依然要求名词是同类或有一定关联性的，若是不同类别或毫无关联的情况，如（40b）所示，需要分成两个句子表达。

总之，汉语的“喜欢”与日语的“好き”不可等同视之。

参考文献

- 胡裕树、范晓主编 1995.《动词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
- 李斌 2011. 词语搭配及动宾搭配研究评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第4期
- 刘月华、潘文娉、故鞞 2001.《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增订本），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主编 1999.《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商务印书馆
- 王峰 2013. “我喜欢他老实”类结构的语义、功能探析，『関西外国語大学研究論集』第97号
- 邢福义 2000.《汉语语法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 K.S. スディアルタ 1982. 「は」と「が」の発想——話し手の判断・態度の観点から，『講座日本語学 12 外国語との対照Ⅲ』，明治書院

14) 这种用法有地域差异，北方地区少用“喜欢”，多用“爱”或“好”。

- 五光照雄 1979.『言葉からみた日本人——間の感覚と内外の視点——』, 自由現代社
中川正之 2013.『漢語から見える世界と世間——日本語と中国語はどこでずれるか』, 岩波書店
三上章 1963.『日本語の原理:ハとガ』, くろしお出版
森田良行 1995.『日本語の視点——ことばを創る日本人の発想』, 創拓社
森田良行 2006.『話者の視点がつくる日本語』, ひつじ書房

例句出处

【汉语课本】

- ・相原茂・銭嶋・竹内理樺・郭雲輝 (2010), 『遊びながら学ぶ ハピネス中国語』, 朝日出版社
- ・岡田英樹・絹川浩敏・胡玉華・張恒悦 (2010), 『新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中国語 Level1』, 郁文堂

【语料库】

- ・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 (BCC) : <http://bcc.blcu.edu.cn/>
-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语料库 (CCL) : 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
- ・中納言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 (BCCWJ-OT) : <https://chunagon.ninjal.ac.jp/>

【网站】

- ・google : <https://www.google.co.jp/>
- ・青空文庫 : <http://www.aozora.gr.jp/>
- ・百度百科 : <https://baike.baidu.com/>